

LOVE YOU FOR EVER

XINZIMEIZUOPINJI

辛紫眉作品集

君的秘密
谁知道



君的秘密谁知道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紫眉作品集、台湾辛紫眉著·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-80599-471-4

I. 辛… II. 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辛紫眉作品集

君的秘密谁知道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40

定价:9.80 元

辛紫眉 著

君的秘密谁知道

商场的天才金童会不会掉进丘比特的游戏之中！

答案是肯定的，谁教他心眼小得挡人家姻缘路
就为报复那个十年前私闯民宅，

砍伤他的小野猫

十年后却出落得标致可人，

纯真浪漫的小迷糊

先是布网钓她做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秘书

害她毫无警觉还以为月老终于肯拔空照顾她呢
没想到第一天新兵上任，

竟是要她下厨做饭

妈妈咪，她老妈从来就不许她要刀弄锅的

只因她那该死的『恐血症』随时可能跑出来作鬼
想当然她笨手笨脚的她一回又出纰漏了……

楔子

“这就是她？”一个有着浑厚嗓音的男人推了推鼻梁上的金边眼镜，低头审视着手中的照片。

“是的。这些年来她变了不少，愈来愈漂亮了。”另一个留着落腮胡的男子热切在一旁解释。他是征信社的老板老毕。

“的确变了很多，我几乎认不出来了。相当初那个野猫似的女孩，顽劣使坏……”那男人喃喃自语，觉得不太可能。一个院家逃学又有偷窃前科的女孩会长成照片中楚楚动人、端庄贤淑的女郎？！

“自从你在八年前委托本社盯住她之后，我们调查过她的背景。那个事件在她的人生中只是一场意外，事情过后再也没有人提起。这些年来，她念书、毕业、找工作，和其他的女人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哦？她以为事情过了就算了？”

“根据我的观察，她自从被她母亲接回家后，就再也没有胡来过了。”

“但狗改不了吃屎，她还是她。有人追求她吗？”男人冷哼了一声。

“不少，不过这些年来我们都遵照你的意思‘排除’她

身边的男人,所以现在她单身,没有情人。”

“很好。继续下去。”

“你这趟回来,是为了她?”老毕深思的盯着这个往来八年的大客户。

“有点事要办,顺便来索回代价,她必须为她所做过的蠢事负责!”

男人抚着额际一道几乎直到眉心的长疤,阴鸷地笑着,那双隐藏着怨恨的眸子,充满了复仇者即将行动的危险。

一切都在掌握之中,接下来,正角儿该登场了。

第一章

“怎么会这样？才约会一次就说要分手，那个男人在搞什么鬼啊？”薛海莉瞪着室友的背影，比当事人还义愤填膺。

她的室友，第 N 次被甩的女主角靳珩，正盯着镜中的自己，很仔细地将那张一得不算太糟、甚至还可以称得上秀丽脱俗的脸蛋巡个彻底。她想，说不定是她的长相出了问题。

“喂，你倒是说说话网！光照镜子有什么用？”看“受害者”不多做解释，海莉靠在沙发上拿垫子出气。

“反正就是 Bye—bye 了！”低柔的声音中全是沮丧。

“搞什么飞机？不想谈恋爱就别来惹你嘛！”

海莉依稀记得那个长得还算端正的男人，他第一次在她的咖啡屋见到靳珩就两眼发直。

他打算“泡”靳珩！海莉用膝盖想也知道。

“会不会是我这张脸有什么不对？”靳珩终于转过身来，一手捂住脸颊，担心地问着死党。

“你的脸会有什么鬼问题？美女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！瞧，微卷的长发、瓜子脸，一双明亮、没有‘脱窗’的眼，鼻孔只有两个，上下唇的厚度没相差太离谱，三十

二颗牙齿作乖乖地街在原地没有掉落……再正常不过了！”海莉煞有其事地提供意见。

“天！听了你的分析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！”她怎么会和这种口无遮拦的人成为室友？三两句话就击溃她的信心。

靳珩无力地坐倒在沙发上。

“不然要我说什么？在我认识的女性朋友中，你算是长得漂亮的了！”海莉白了她一眼，真不知足！

“那为什么男人一旦靠近我或是向我表态之后都会逃之夭夭？难不成我的脸只能远看，不能近观？”靳珩不懂！今天这个男的才约了她一次就说不玩了！他们甚至连彼此的背景都还没弄清楚，“剧终”的牌子就挂了出来，简直太可笑了。

“是那个男人没长眼睛，不识货！”海莉终于说了句人话。

“可是总不会全天下男人的眼睛都有问题吧！”靳珩摇摇头。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发生这种乌龙事了！

“你认识的那些呆子并不代表全天下的男人！”海莉的警告马上出现。

“是是是！你的时刚就是个识货的好男人。”靳珩吐了吐舌头，赶紧澄清。海莉和叶刚认识快六年了，是对欢喜冤家。

“干嘛又提他？我现在不认识他！”

“又吵架了?”

“鬼才有力气和他吵!我只是想让那个猪脑袋冷却一下,别以为女人一上手就什么都搞定了,门儿都没有!”海莉不让须眉的剽悍样儿很是吓人。

靳珩不平地叹口气,连海莉这种“男人婆”都有人要,何以她这个看起来标致可人的女人却乏人问津?没道理!

“今天约你出去的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?前几次在我店里还直盯着你看,我才在想这家伙一定是被你迷到了,怎么热度维持不到两秒钟?怪哉!”海莉搞不懂。

“我也不知道!”靳珩无奈地耸耸肩,定进房里换下刻意穿上的套装,罩上休闲服又回到客厅。

从小就想当新娘子的她这一生可能无缘走进礼堂了!说出来恐怕没人会相信,外貌娟秀清雅、个性有些迷糊的她连一次恋爱也没有谈过!

“奇怪,我的周围就是不可能出现男人,一直都是这样。”

她由在沙发的一端回想二十五年来孤寡生活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她就像个“瘟神”一样,让男孩子近不了身。有许多想和她交往的人都在阵前煞车,或者谈没几次话就不了了之,好像她是个十分乏味的花瓶。尽管看起来“秀色可餐”,却让人“食不下咽”。

“依我看,你是命中少了红鸾星和桃花运!大概是你

前辈子造了太多孽，甩掉太多痴情种，才会有这种下场。”

海莉铤口直断似地指着她。

“拜托！别把我的上辈子说得像个风流女子，我可以肯定这跟我的命盘绝对无关。”她拍掉室友那根刺目的食指。

“哦？”海莉怀疑的哼着。

“如果真像你所说，为什么念书时还是有许多男孩子猛写情书给我？他们通常是在约我出去或是与我交往后才撤退的。”靳珩下巴靠在膝上，全身缩得像只虾米。

“照你这么说，问题更严重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可能你前几世得罪了月下老人，他气极了才故意剪断你的红线，让你的情路乖好多难……”

“无稽之谈！”她阴了海莉一眼。

“别说你不信！赶快找月老朝烧香道歉，要他把剪刀收好，再这样断人姻缘是不道德的。”

“海莉小姐，你以为你在说故事啊？”

“要不你自己猜得出原因吗？难不成你妈生下你时就请法师在你脸上下了‘男人请回避’的必杀咒？”

“说不定，是我的个性有问题……”既然不是脸蛋的错，那么应该是内在的缺陷罗！

“你的个性？不会啊！第一，你只爱男人，不是同性恋，香则我不会将公寓分租给你，第二，你的同性朋友多

如过江之鲫,而且没有一个人嫌你。第三,你没有暴力和虐待倾向,大而化之,既不娇柔嫩作,也不会特别善良、只是偶尔有点脾气……”

“你扯到哪里去了?”靳珩的眼睛射出无形利刃,直取海莉的咽喉。

“你瞧瞧:就是这种表情!你一定不知道你随和的个性下潜伏着“鸭霸”的基因。是啦!接近你的男人必定都发现了这一点!”海莉一掌拍在玻璃桌上,肯定自己的推测。

“不会吧?我妈说我小时候是调皮了一点,但现在长大了,再加上我妈的‘调教’,我以为我的个性已经修炼得非常圆融了哩!”靳珩支着头侧,想起小时候的调皮。多亏她妈妈的严格修理,她才能有今天这种十足的女人模样。

“你妈为什么会管你很严?”海莉无心地问了一句。

靳珩怔住了,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她。

大约在十四、五岁的时候,她有一段时间的记忆特别模糊,像是被洗掉了一样,她始终想不起来其中发生的任何事。这种记忆断层让她自闭了两年,想尽办法要记起一切。虽然后来她不再钻牛角尖,但原本不太约束她的母亲却突然对她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注意,甚至严厉地约束她的行为,似乎刻意要把她塑造成一个乖巧的女孩。

这种转变直到她高中毕业顺利考上大学才逐渐缓

和,而她也习惯了那个框框,脾气和个性都收敛许多。母亲的苦心还是有成果,她文雅婉约的气质在时下摩登率性的女子中显得相当突出。

这都是母亲的功劳。

“我想是因为她不要唯一的女儿像个男人婆吧!”她同时回答了海莉和自己心中的疑问。

“你的确不像男人婆,但是你妈的苦心却让你给毁了!”

显然男人对你的兴趣只停留在观赏的阶段,我在想,会不会是你少了一份媚态,不够骚?”海莉搔搔头,走到靳珩面前端详她。

“骚?饶了我吧!我是要找个稳当.N男人谈恋爱结婚,又不是只想玩玩而已。”靳珩颇不以为然。

“是了!就是你这种心态吓跑男人的!”海莉大喝一声,再一次发现重点所在。

“你又知道了?”这是什么论调?

“现在的男人百分之八十都只想玩玩,他们只要爱情的调剂,不要婚姻的束缚,你的认真态度却让他们迟疑、害怕,所以才会都一溜烟地‘落跑’了!”海莉俨然分析大师般娓娓道来。

“是这样吗?可是今天我和那个男的连话都还没说上几句,他就抱歉地说到此为止,我根本还没有谈到我是为结婚而恋爱的观点啊!”她觉得好委屈。

“你不知道,那种男人都是很敏感的,况且你的样子就不像只要‘玩玩’而已,明眼人一看便知。”

“真的那么露骨?”靳珩又忍不住去照镜子。

“是啊!所以以后遇见主动搭讪的男人,别太认真,说不定你吊儿郎当一点会更有短力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你都说你爸妈的婚姻失败让你难过了,为什么你还是死心眼地直想往‘坟墓’里跳?”

“因为我想重温家庭的温暖……”

“家庭温暖不一定要结婚的,如果嫁错人,情况会更糟!”

海莉这番话如醍醐灌顶,但靳珩还是不放弃她实践“美满家庭”的梦想。

父母在她十四岁时离婚,她为了这件事坠落了好一阵子。后来……后来的事她记不得了,只知道当她又感觉得到喜怒哀乐时,她已经和母亲住到新家,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她全然不知。

此后,母女俩相依为命,少了一家之主的生活虽然不再让她伤怀,只是以前家中那种温馨的气氛还是深印在她脑中,未曾褪灭。

自十五岁以来,她的身边总是缺乏男伴,这点让她觉得有点诡异。不是她胡思乱想,她总觉得有“某种东西”

在阻挠她的“结婚之梦”,刻意要孤立她,断绝她的情

缘,要她孤零零地过完这一生。

想到这里,她心里不禁有些发毛。她抱着抱枕走向卧室,只想蒙头大睡,顺便把今天的“两秒钟恋情”忘得一干二净。

明天又是另一个新的开始,她就不信她连谈一场恋爱的机会都没有!

月下老人!咱们走着瞧吧!

晚风徐徐地吹过白杨树梢,仲夏的夜晚,星子一颗颗在天际发着微光。她在屋外,伏在草地上,小小的身子隐在树丛之后,慢慢地向眼前漂亮的别墅靠近。

这房子太招摇了!她和她的朋友看了不太顾眼,大家怂恿她进去……

她进了屋里,有人定向她,是谁?她看不清楚,只知道那个人似乎在问她一些问题,然后,他们起了争执……忽然间,那个人身上冒出好多好多血,鲜红微温的液体不断地向她涌来,漫过她的脚、腰际、脖子,眼看就要将她淹没……她想尖叫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,一阵阵刺鼻的血腥味让她作呕……

“小珩!小珩!你醒醒!”

海莉的声音把她从恶梦的深渊拉了回来,靳珩浑身无力地睁开眼睛,脉搏急促而微弱,几乎休克。

“你怎么了?一太早呻吟得像快挂了一样。你上班挟迟到了,要不要起床了?”海莉轻拍她的脸,冰凉的肌肤

唤回她游移的神志。

靳珩出一口气。一定是昨天胡思乱想惹的祸！可是梦境却真实得吓人……

“没事，作恶梦而已。”没想到作恶梦比熬夜还累人。

“起来吧！今天我要去办点事，先走了！”海莉说着便背起大背包出门去了。

海莉经营一家叫“滴仙”的小咖啡坊，通常要十点以后才营业。靳珩就是在滴仙认识她的。

那是三年前一个寂寞的夜晚，她独自一人在滴仙坐着，送上咖啡的服务生不小心在她面前摔破了杯子，割伤了手，结果她一看见血当场就晕了过去，还是受伤的服务生和海莉将她送去医院才把她弄醒。

这个“可笑的事件”让海莉对她印象深刻，后来两人便成为至交好友。碰巧她那时在找房子，便顺理成章地搬到海莉的公寓去，两个女人开始“同居”。

她现在一家贸易公司当小秘书，工作没什么挑战性，每天伺候着脾气不太好的上司，一封简单的信件可以更改七次。职着这种人实在不会有多光明的前途，但她无所谓。她对事业并没有太大的雄心，大学毕业后在外面租房子完全是为了不想回那个空洞的家。母亲五年前与一个踩夫结婚，两人过得不错，偶尔会一起出国去玩，她插不进那个小天地，只有离开。

打了一个大呵欠，靳珩一看时钟，惨叫一声，脑中的

混掩一扫而空！

她今天可不轻松啊！总经理才说公司的老客户“长兴集团”请来一位美国的“财务顾问”要一同来听取他们的行销计划，以决定要不要签下长达三年的合作契约，嘱咐她早一点到公司准备开会资料。

大客户要来探路，她这个小秘书自然得卯足了劲不让她的上司丢脸，幸好昨天下班前她就将准备好的资料和磁片锁进保险柜，不然今天铁定开天窗。

用五分钟打点好一切，她一秒也不浪费地冲出蜗居，拦下第一辆经过她面前的计程车，腕表指着八点五十分，她如果能赶得上九点钟的会议，那她就可以称得上“超人”了！

果真，当她一路跌撞进公司的大门，已经迟了十五分钟，柜台小姐一看见她就惊喜地大喊：“你终于来了！快！

小班，总经理已经下最后通照了！”

靳珩一头雾水，她迟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？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别问了！快进去，总经理都快急白了头发！”

靳珩哪还有喘气的余地，拐个弯直接进了大会议室，就瞧见她的上司林友忠和一群主管都焦急地等在里头。

林友忠一见她进门就斥骂道：“靳珩，我昨天是怎么交代的？要你今天早点到，你偏给我姗姗来迟，你是要急死我才甘心是不是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谁教你将保险柜上锁的？快去打开保险柜把资料拿出来！幸好长兴集团的人还没到，否则你就等着被我踢出公司大门！”

“是您说资料很重要……”靳珩秀屈地辩驳、明明是他要她锁上的。

“还多嘴，快去打开！”

“是。”她吐了吐舌头，走到保险柜前准备拿出钥匙开锁。

她在皮包里摸索了半天，竟然没有那根要命小铁棒的踪迹！

奇怪，钥匙呢？靳珩瞥了一旗手提袋，老天！她竟然背错了皮包！

心中大叫不妙，她登时急出一身冷汗。总有一天她会被自己的迷糊整死！

“怎么还不快点？”林友忠不耐烦地询问。

“这……报告总经理，这钥匙……忘了带来。”她支吾了半晌，硬着头皮站起来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“杀”向她。

“什么？靳珩，你说什么？”沙哑的声音一旦拔尖呐喊实在很刺耳。

“我……我背错皮包了！”靳珩难为情地笑着，满脸尴尬。